

关于副词“真”用法的考察

——以感叹用法为中心

刘亚菲* · 郭兴燕**

目 录

1. 引言
2. 关于“真”性质的现有研究及讨论
 - 1) 关于其词性的讨论
 - 2) 关于传信性及意外性的讨论
3. “真”与感叹句
 - 1) 感叹句的确定及属性
 - 2) “真”的属性判定
 - 3) “真”与感叹标记“太、多、好”的对比分析
4. 副词“真”使用情况的分析
 - 1) 与非形容词成分的共现情况
 - 2) 与形容词的共现情况
 - 3) 其他
5. 结语

中文摘要

作为现代汉语中的基本词汇，“真”成为本体研究和汉语教学研究中的一个常见对象。可是从对偏误的解释能力来看，现有的研究还存在一定问题。本文以现有的相关研究结果为基础，分析了“真”的性质和属性，认为它是一个语气副词，并没有程度副词的用法。“真”表达的语气要分为确认语气和感叹语气两种，前者确认某情况为真，后者感叹某情况超出了说话人的预期。由于感叹句本身的性质，要求该句子表达的情况必须是

* 首尔大学中文系讲师（第一作者）

** 启明大学中语中国学系助教（通讯作者）

说话人亲历的，且该情况非常显著或者值得注意，因此很容易误导我们产生“真”是程度副词的误解。根据“真”与“太、多”等的对比可以发现，它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语法化程度较高的感叹句的标记。

关键词： 语气副词 感叹句 传信性 意外性 等级蕴含

1. 引言

用于感叹句中的副词“真”是汉语水平考试的一级词汇，也是各种初级汉语教材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语法点。关于“真”的性质和用法，不管是从本体出发，还是从汉语教学出发，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这让我们对“真”有了较全面的了解，也可以把相关结果应用于汉语教学。比如，下面例（1）是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中“真”的一种常见使用偏误，

- (1) a. *我觉得我是一个真不听话的孩子。¹⁾
 b. *你呀，那时候，是个非常不听话的学生，让我真难过的学生。

根据现有的研究，“真”修饰的形容词不能再做定语修饰其他成分，因此可以断定这类使用都是错误的。尽管如此，在中介语语料库的偏误中，仍有一些根据现有研究结果无法解释的情况。如：

- (2) a. *小时候，我真不懂事。
 b. *最近我的心情真不好。

例（2）里“真”都被评分教师修改为“很”，可是对于为何做这样的修改我们

1) 本文中偏误的例句均来自北京语言大学提供的HSK动态作文语料库。

不得而知，现有的研究中也找不到相关的说明或者解释。由此可见，目前我们对于“真”的把握仍然不够全面。

为了对“真”的使用偏误作出合理的解释，首先需要弄清“真”的性质，因此本文将先对关于“真”的性质的现有研究进行介绍、分析与讨论，再从一般语言学中对感叹句属性的分析来讨论并判定汉语“真”的属性，之后再考察现有研究中未谈到的感叹句中“真”的一些使用情况，期望能给“真”的使用偏误作出合理的解释，加深和拓展我们对“真”性质和属性的把握。

2. 关于“真”性质的现有研究及讨论

对于副词“真”的用法和性质，学者们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根据是否认可“真”存在程度副词的用法，主要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真”只是语气副词，而另一派则认为除了语气副词用法外，“真”还已经有了程度副词的用法。本章将首先介绍和分析两派的看法，然后讨论近期研究中出现的新视角。

1) 关于其词性的讨论

认为“真”有表达程度意义的用法，同时也是程度副词的学者有朱德熙(1982)，方清明(2012)，井彦婷(2018)，박정구、소영和박성하(2021)等。他们都认为在修饰形容词时“真”逐渐获得了程度义的解读，可替换为程度副词“很”²⁾，不能与“很”、“非常”等程度副词共现。也就是说，“真”与其他典型程度副词构成了聚合关系。相应研究中的示例如下：

(3) a. 今天天气真好！我真喜欢这只兔子！他真能干。

2) 方清明(2012)也谈到虽然两者可替换，但存在不同，“很”是专职的程度副词，表示客观陈述，“真”带有主观性和主观评价。

- b. 今天天气很好！我很喜欢这只兔子！他很能干。方清明（2012）
 (4) *马戏团的表演真非常有意思。王芸华（2020）

这种观点比较符合母语使用者的语感，也能说明为什么“真”不能与其他程度副词共现的情况。可是同时也容易带来前文例（1）中类似的问题，汉语学习者们把“真”的用法完全比附于典型程度副词“很”、“非常”以及自己母语中类似程度副词的用法，出现大量的偏误。而为了纠正和预防这些偏误，一些老师在教学中可能会像张文贤、张显（2015）的做法一样，给出因为程度副词“真”具有主观性意义，所以不能用于“是……的”结构、陈述句、间接引语、表达推测的句子中等多项的复杂规则说明，但我们认为这在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中很难有很好的指导效果。

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真”并没有程度副词的用法，如吕叔湘（1999），刘月华等（2001），金正勋、金炫兑（2016），후박문（2021）等³⁾。这种看法在处理“真”的各种用法时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可以不割裂“真”的各种用法的联系，并避免出现中间阶段用法定性难的问题。如果区分出程度副词的用法，“真”在一些句子中很难明确区分出到底是表达确认意义还是程度意义。如下面例（5）“真”修饰心理动词时，具体表达的是哪种意义并不明确。

- (5) a. 我真想去国外看看。
 b. 我真希望这场梦没有醒来的时候。 张文贤、张显（2015）
 (6) a. 我真的想去国外看看。
 b. 我真的希望这场梦没有醒来的时候。
 (7) a. 我很想去国外看看。
 b. ?我很希望这场梦没有醒来的时候。

根据现有的研究，在修饰句子的谓语动词时，“真的”只有表达确实、实在的用法，即表达说话人主观确认的用法，与“真”的基本用法相同，例（5）里的

3) 虽然对于它的名称学者们使用各自不同的术语，如史金生(2000)的语气副词，张谊生（2000），颜红菊（2010）的评注副词，刘晓宁（2010）的传信语气副词等。

“真”替换为例(6)的“真的”后,句子的整体意义没有变化。可是如果按照“真”也有表示程度意义用法的观点来分析,用“很”替换“真”的结果例(7)也都成立。那么例(5)里的“真”对应的到底是哪一个用法呢?

在现有的研究中,张文贤、张显(2015)曾给例(5)中的“真”又分列出了一个用法,认为这里“用‘真’是强化真实的程度高,言者强调的是其主观情感强烈,从而使听者相信言者确实有这样的思想。”抛开增列出的这种意义是否合理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确实存在一部分有双重分析可能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真”既可以用只表达确信的语气副词“真的”来替换,也可以被一般程度副词“很”来替换。只用语气副词来定性“真”,即宽泛地把它们分析为说话人主观肯定或者强调某种情况,可以更容易地解释所有用例。

不把“真”定性为程度副词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解释为什么“真”与其他程度副词存在大量不同的用法,即解释上文中张文贤、张显(2015)谈到的各种使用限制。如,张谊生(2000:52)把“真”归入评注性(evaluative)副词,在分析评注性副词时谈到,它们大都是评注性高谓语,所以同其他成分的组配关系只能是句子层面的,不能是短语层面的,含有评注性副词的谓词性短语基本上只能充当表述性成分谓语、补语,不能做定语、状语。分析中给出的例句如下。

- (8) a. 今天鸽子飞得真高啊!
 b. *那只飞得真高的鸽子。
 那只飞得很高的鸽子。

不过这种不单列出有程度副词用法的看法也存在一定的缺点,即分立不明确,从母语者的语感来说“我真不知道”和“天气真好”里的“真”表达的意义有明显的不同,但把两者都笼统地归纳为语气副词的用法就完全忽略了这种不同。

根据对两派观点利弊的比较,本文认为只把“真”定性为语气副词的方法的优点更多也更合理,可是到此为止,我们还是不能解释引言中的偏误(2)为什么不能成立。

2) 关于传信性及意外性的讨论

正如上面的分析中谈到的，“真”的用法除了确认命题为真的典型语气副词用法以外，确实存在一些明显不同的解读，关于“真”的特殊属性刘晓宁（2010），王芸华（2020），박정구、소영和박성하（2021）等在研究中引入了一些新的观察视角，这主要涉及的是传信性（evidentiality）和意外性（mirativ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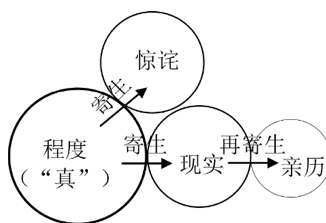
首先来看传信性。张谊生（2000）较早地从传信范畴对汉语的副词进行了讨论，根据该研究的分析，“真”所属的评注性副词的传信功能具体属于断言功能，即对客观事实的肯定与否定。刘晓宁（2010）也与其有类似的看法，并将“真”直接称为“传信语气副词”。不过从传信性的定义和属性来看，他们使用的是广义的传信范畴概念，涉及的也仍是确认命题为真的意义。而王芸华（2020）在分析“真”表达程度意义时则直接指出它只能用于亲身经历或直接感知而获得的信息，这类信息属于传信范畴的“亲历”证据。박정구、소영和박성하（2021）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在情态范畴的概念空间中，表确信的认知情态与表达直接证据的传信范畴是一个连续体，当“真”修饰的成分有量级差异时，具有传信性的语义属性。他们的新发现可以解释“真”的一系列使用限制为何存在，给下面例（9）里学生的使用偏误提供充分的说明。

- (9) a. *听说那儿的风景真美丽。
b. *您只有一个人在家真孤独吧。

第二，意外性。根据王芸华（2020），박정구、소영和박성하（2021）的考察，表达程度意义时“真”还有意外性的属性，“传达的是新信息，且常常含有意外和吃惊的意味。”因此，下面例（10）中预设命题为真的成分出现时，都不能使用“真”。这一角度又解释了“真”的另外一部分使用限制。

- (10) a. 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家*真/很穷，份子钱就免了她的吧！
 b. 今天早晨她又起得*真/很早。 王芸华 (2020)

可是对于“真”有的传信性和意外性两种属性之间的关系，王芸华 (2020) 认为两者没有直接关系，给出了下面的图示，表程度的“真”寄生意外性的“惊诧”，表传信性的“亲历”需要寄生在“现实”之上。



图一：王芸华 (2020) “真”程度义的多重范畴寄生模式

박정구、소영和박성하 (2021) 的看法则不同的，他们认为传信性和意外性是存在直接联系的。抛开两种属性是否存在直接关联的意见差异，两种观点都将传信性 (亲历) 放在了程度副词用法下，这一点恐怕需要更多的考量，因为表达确实、实在用法的“真”即表达语气用法时，传信性也是一个自然存在的属性。因此对于传信和意外属性的关系，以及它们产生的原因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关于这一点本文将在下一章中展开分析。

3. “真”与感叹句

学者们不管是否接受“真”能做程度副词的观点，都认可“真”在修饰有量级差异的成分时，特别是形容词时大多数出现在感叹句中，有的学者直接指出“真”可以做感叹句的标记，如杜道流 (2004)，李莹 (2008)，柳真 (2020) 等。因

此在本章中，将首先介绍和分析感叹句的属性，然后从它们出发来考察“真”的相关性质。

1) 感叹句的确定及属性

从语用的角度出发根据交际目的不同，很多学者将句子的类型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句四类，一般来说感叹句被定义为表达说话人强烈的感情或者评价的句子。如果只从这个定义出发也有不少陈述句、祈使句可以被看作是感叹句，因此需要对典型感叹句的属性进行界定。目前学界最常引用的是Zanuttini和Portner (2000, 2003) 提出的三条标准——事实性 (factivity)，等级隐涵 (scalar implicature) 和问答关系。

先来看第一项——事实性。它不是指感叹句本身有事实性，而是感叹句蕴含的预设是有事实性的。因此只能用在事实性(factive)谓语中，当用在现在时形态的“know”“realize”谓语中主语是第一人称时不能被否定。Zanuttini和Portner (2003) 给出的示例分别如下。

- (11) a. Mary knows/*thinks/*wonders how very cute he is.
b.*I don't know/realize how very cute he is.

第二，等级隐涵。感叹句作为说话人表达强烈的感情或者评价的句子，必然产生相应的规约性隐涵(conventional implicature)——描述的情况让说话人觉得意外或者值得关注。换句话说，就是只有说话人感叹的对象在某些方面具有说话人觉得超过一般情况或者预期的高程度的情况时，说话人才会产生强烈的感叹。下面例 (12a) 和 (12b) 的合法性不同就是因为这一点。

- (12) a.*It isn't amazing how very cute he is!
b. It is amazing how very cute he is!

第三，问答关系。感叹句的语用目的和陈述句和疑问句存在明显的不同，因此它不能像疑问句那样用来提问，也不能像陈述句那样被用作回答。下面例(13b)不能用于提问和(14)不能用来回答是相应的示例。

- (13) a. A: How tall is he? B: Seven feet.
 b. A: How very tall is he! B: *Seven feet.
 (14) A: How tall is Tony's child? B: *How very tall he is!

除此之外，Rett (2009, 2011) 还从语用学言语行为理论出发，以Searle(1969)提出的言语行为顺利实施时必须具备的四项构成条件为根据，给出了感叹句的具体构成条件：

- A.内容条件。感叹句的内容条件是句子表达的命题p。
 B.预备条件。说话人有p为真的直接证据。
 C.诚实条件。①说话人相信p。②说话人认为p非常显著或者值得关注。
 D.必须条件。该言语是说话人对p的态度。

根据这些属性和条件，我们可以来检验汉语“真”的使用。

2) “真”的属性判定

Badan和Chen (2015) 曾将界定感叹句属性的三条标准应用于甄别汉语的感叹句，可是在该研究中并没有把“真”作为感叹句的一个对象进行考察，认为使用“真”的句子并不是真正的感叹句。他们提出的依据主要有两点，第一，无感叹句的语调时使用“真”的句子只是陈述句，第二，根据Zanuttini和Portner (2000, 2003) 的第三条标准真正的感叹句不能被提问或者用来回答问题，可是“他真高”可以用来回答“他儿子多高”。很明显这两点都有可以考虑的余地。首先，“今天真热”不添加特别的语调也与“今天很热”这种典型的陈述句存在不同。其次，对于大多数母语者来说，针对具体数值的提问，只使用“真”来回答是非常不自然

的。因此，我们还是需要用感叹句的鉴别标准来重新检验一下“真”的性质。

首先来看Zanuttini和Portner (2000, 2003) 的三条标准。

第一，事实性。说话人说出“雨下得真大”这句话时，句子预设说话时外面正在下雨这个既成事实。从这个角度看，使用“真”时需要有亲历性的直接证据，“真”具有传信范畴的属性也就非常自然了。

第二，等级隐涵。若“真”是典型的感叹句表达手段，那么这一点正好对应于上文中学者们谈到的“真”的意外性。当说话人说出“他儿子真高”这句话时，是感到意外的，之前没想到“他儿子有那么高”，听话人听到这句话后也会对“他儿子的身高”予以关注。而“他儿子很高”，说话人只是在客观地表达已知信息，本身并不单独的具有意外性的属性。

第三，问答关系。Badan和Chen (2015) 认为“他真高”可以用来回答“他儿子多高”是存在问题的。对于“他儿子多高？”问的是他儿子的具体身高，若回答“他儿子真高”，提问者会觉得对方是在答非所问。由此可见，“真”也不能像一般陈述句那样被直接用来作为应答句。另外，“真”也不能用来提问，使用程度副词的“他儿子很高”可以在添加“吗”后成为“他儿子很高吗？”进行提问，但“*他儿子真高吗？”则不成立。

其次，根据Rett (2009, 2011) 给出的感叹句的具体构成条件来看，汉语“他真高”符合A、B和C①的条件，句子的内容条件是“他很高”这一命题，说话人相信也有该命题为真的直接证据，即前面谈到的事实性和传信性（亲历），同时该句子也满足了C②和D的条件，说话人认为“他很高”的程度非常显著因此对其表达了感叹。

根据这些分析可以发现，使用“真”的句子是典型的感叹句，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感叹句的一种典型形式标记，是表达感叹语气的副词。根据一般语言学的研究结果，在感叹句这一句法形式下，自然地蕴含了传信性和意外性两种属性，这两者是感叹句本身具有的内在属性，而非与感叹语气并列的独立范畴。

我们认为“真”能成为感叹句的形式标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真”表

达“真实”、“确认”的意义，这时就从表达确认语气的副词转化成为表达感叹语气的副词。上文例(5)中“真想”和“真希望”这类与心理动词搭配时的用法存在双重分析的可能就是“真”处于确认语气到感叹语气中间阶段的用法。二是，英语中的“so”，汉语的“这么/那么”类的表达都是回指性的程度，因为两者都要触发已有的程度预设，而“真”原始的确认意思，也有回指功能，那么它也可以从回指性的程度角度进行解读。

另外，根据现有研究，感叹句的等级蕴含必然会推演出与程度相关的解读，因此作为感叹句标记的“真”也自然包含程度的意义。可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正如上文第二章中谈到的那样“真”与“很、非常”等典型的程度副词的用法存在很大的不同，目前“真”并没有成为程度副词，它只是从规约性蕴含获得了程度的解读结果，而非直接独立的行使程度描写的功能。从现有的关于感叹句类型学的相关研究来看，感叹句的形式标志并不一定天然的必为具有程度意义的成分。如英语的典型感叹句标记“wh-句”、“how-句”，日语的句末标记等⁴⁾。因此，如果把“真”确定为典型的感叹句表达手段，那么它的直接传信属性、表达意外性的属性、隐涵程度的属性则成为一个整体，是从感叹句的整体构式意义中获得的，也就是说并不能推导出因为“真”有程度意义的用法所以容易成为感叹句的标记。

从“真”的属性出发，我们可以重新回头来解释引言例(2)里“真”的使用偏误。“真”要求后面的成分的等级隐涵是说话人觉得意外或者值得关注的，而例

(2)里评价的主体和对象都是说话人本人，“我不懂事”和“我的心情不好”不符合本人亲历过又觉得意外的典型情况，“真”的固有属性与句子的语义产生排斥，因此使用时非常不自然。如果把评价的对象即句子的主语替换为“他”，两个句子的接受度就高得多⁵⁾，说话人对相应的意外情况表达强烈的感叹。

4) 具体分析参见李莹(2008)。

5) 评审委员指出例(15a)表达上比较生硬，本文认为是由于没有充分的上下文造成的问题。另外在语料库检索中有“我”与“真不懂事”的搭配使用，可是这些用例正印证了本文的观点，如语料中“现在想起来我当时也真不懂事”的前文给出了当时不知道，现在才发现“我”不懂事的情况，属于一种说话人感觉意外的语气。

- (15) a. 小时候，他真不懂事。
b. 最近他的心情真不好。

也正是因为如此汉语水平考试的评分教师根据自己的语感将两个句子从感叹句改为了一般陈述句。那么如果学生坚持自己的原意是表达感叹时，该如何使用呢，我们认为应该指导他们在前面明确表达出该感叹是针对自己的意外情况的表述。如使用下面的长句，句子的接受度就高得多。

- (16) a. (现在我才知道，) 小时候，我真不懂事。
b. (我一直是个很开朗的人，) 可是最近我的心情真不好。

3) “真”与感叹标记“太、多、好”的对比分析

在确认了“真”不是程度副词，只是表达感叹的语气副词之后，我们来进一步分析一下它的典型性。根据现有的相关研究，“太”、“多”和“好”等都被认为是典型感叹句标记，与它们相比，“真”的语法化程度更高。李杰（2005）也根据分析认为它是感叹句的一级标记⁶⁾。下面将从“真”与几个常用感叹句标记词之间的对比分析中寻找更多的依据。

第一，构成感叹句时“真”对句末语气词的依赖性最低；“太”、“多”等则对“了”、“啊”等的依赖性较高，来看下面一组例句：

- (17) a. 那儿的東西真貴。 (感叹句)
b. 那儿的東西太貴了。 (感叹句)
那儿的東西太貴，你別買。 (陈述句)
c. ?那儿的東西多貴。
那儿的東西多貴啊。 (感叹句)

6) 该研究认为能独立标记语气功能且去除该成分原句不能成立的为一级标记。

- (21) a. 我又忘了我们见面的时间, 我可真糊涂! 张文贤, 张显 (2015)
 b. *我又忘了我们见面的时间, 我可太/多糊涂!。

同样可以表达感叹的三个词, 使用了“真”的例 (20a) 和 (21a) 成立, 可是使用“太”“多”的例 (20b) 和 (21b) 则不能说。

从以上三点来看, 构成感叹句时“真”对句末语气词的依赖性最低, 对事实性的要求最高, 与表达意外意义的副词可以共现, 这为我们将其视作感叹句的形式标记提供了充足的理据。

4. 使用情况分析

想要对“真”的用法进行全面的考察, 特别是更准确地确定它在上下文中的意义, 那么必须分析更大范围的语料。考虑到必须有充分数量使用“真”的句子, 选择篇幅较长的对话比例较高的文学作品更合适, 因此我们以阿耐创作的150万字的当代小说《大江东去》为对象进行了检索, 共得到用作副词“真”的用例685个。根据其核心成分的词性统计结果如下:

词类	典型示例	出现次数	占比	
形容词	你真狡猾。	161	23.5%	
其他	一般动词	宋运辉还真考虑上了。	234	34.2%
	心理动词 ⁷⁾	老赵此时真想冲上去。	98	14.3%
	能愿动词	你真会出馊主意。	49	7.1%
	状态动词	这孩子的小脸, 真像她姑姑。	143	20.9%
总计	——	685	100%	

表一：用作副词的“真”的组合使用情况

7) 本文的心理动词界定为狭义的范畴。一般来说, 心理动词指表达人的心理、认知、情感或意愿等心理活动的动词, 可是前两种不涉及“真”有不同意义解析的情况, 因此本文只将表达心理上的情感或意愿的动词归入心理动词。

1) 与非形容词成分的共现情况

从上面的表一可以看出，“真”作为副词使用时，只有约23.5%是与形容词共现的，那么与动词共现时是否都可以定性为表达确认的语气副词呢，根据我们对语料的考察结果答案是否定的⁸⁾，即使“真”后面出现的是描写某个事件的动词或动词短语，也存在解释为说话人对该情况发生的意外态度的用例。如同样描写的事件是睡觉，下面的例子里“真”的解读是不同的。

- (22) a. “你真睡还是假睡啊？”“真睡。”
b. 你还真睡得着，佩服。

例 (22a) 的对话中说话人都是在向对方确认睡觉的事实，而例 (22b) 从逻辑的角度看说话人不可能向对方告知听话人本身睡着这个事实，句子表达的是对这一事实的意外态度。用作感叹语气的“真”与一般动词搭配主要有两种情况：上下文中出现“没想到”“可”等本身表达意外语义的词汇，如下面的例 (23a) 和 (23b)；或者动词短语描述的事件与数量也就是等级蕴含相关，如例 (23c)。

- (23) a. 雷东宝惊讶于县里的态度，没想到县里还真办实事。
b. 宋厂长可真帮你，哪天他春节回家，你带妈过去好好谢谢他。
c. 韦春红这才笑了，点头道：“他还真了解你”。

上面各例中说话人有直接证据知道某情况是事实，可是根据上下文并不容易分析为表达确认的语气用法，“真”依靠上下文其他成分的协作可以表达说话人对该情况感到意外的主观态度，这些句子都是广义的感叹句，通过在句末添加

8) 张文贤，张易 (2015) 也详细分析了这一点，如“真”后面搭配的VP主要是表达心理状态、心理活动的动词时，“对于‘真实性’的确认义已经削弱，用‘真’时强化真实的程度高，言者强调的是其主观情感强烈”。可是该文将“真”副词的用法分为“客观真实、确认真实性、真实性程度高、主观评价”四类，分类过细且各类之间意义区分不明确，还有讨论的余地。

“啊”“呢”等语气词可以佐证这一点。

除一般动词外，“真”与心理动词、能愿动词和状态动词共现时更常常可以被分析为表说话人主观态度的用法，这在现有的研究中已经被多次谈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我们对语料的考察它们并不必然只解析为一种用法。如：

- (24) a. 她要真想来，跟我厂里打个电话，谁会拒绝派车。
b. 我也真想逛街，想死了圣诞节去美国购物。
- (25) a. 今天一屋子这么多人，真能拿出实货的有几个？
b. 刚才看到你两只眼睛跟狩猎的豹子似的，担心死了，好在你真能克制。
- (26) a. 真有那么个人，不是谣传？
b. 其实你早知道，你真有城府。

根据上下文可以知道，上面例句的 (a) 组“真”都可以分析为确认确实如此的意义。而 (b) 组则可以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与本文第三章中分析和形容词共现表达感叹语气的情况完全相同，当句子上下文有等级蕴含的事件或者状态时，说话人认为该事态的等级程度值得关注或者超出预期，通过“真”表达这一主观态度。这一点在与能愿动词共现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能愿动词本身的意义与等级蕴含相容，根据上下文说话人表达数量、程度等值得特别注意时，“真”的用法可分析为感叹语气副词；而不表达相关信息或者能愿动词本身没有该语义时，则不可能得到表达感叹语气的解读。

- (27) a. 宋运辉“呵呵”地笑，他还真会那样做，入乡随俗嘛。
b. 宋大厂长，您老真会粉饰形象啊，玩起轻车简从的招数来了。
- (28) a. 真要走也没办法，别让我发现。
b. 这个项目，可能真得因为资金原因推迟了。

例 (27) 中“会”与上面的例 (25) 的“能”类似，与“真”共现时要根据说话人实际表达的意义来分析，此处前者是确认语气后者是感叹语气。而例 (28) 中“真”与“要”“得”共现时因为它们没有等级蕴含，所以只有确认语气一种解读。

综上所述，当“真”修饰的谓语动词有等级蕴含时，也可以获得感叹语气副词的解读，只是与形容词本身蕴含等级意义相比，因为动词本身的语义多样所以做感叹语气副词的用例并不占比没有那么多高。

2) 与形容词的共现情况

正如现有的研究结果和本文第三章中的分析那样，用作感叹语气副词用法的“真”主要集中在与形容词共现的语境中。可是根据本文对语料的考察结果，与非形容词共现时的情况类似，与形容词共现时虽然做感叹语气副词的用法占绝大多数，可是仍然有部分句子中“真”的用法可以分析为表达确认语气，如：

- (28) a. 要后面问题真严重了，还得动员几个钱多的掏出来支援。
b. 宋运辉一口承认，若有所思地说，他现在发现自己还真比较好。

例(28a)里的“真”表达的是确实如此的意义，也就是说“问题到了确实严重的程度”，(28b)里则是对他人看法的确认。两句中的“真”都很难用“很”等程度副词代替，不是描述后面形容词程度高的表达手段。另外，从这两个用例可以发现，当副词“真”与形容词共现时，如不表达感叹语气，则会受更少的句法限制。如例(28a)里描述的是假设性的情况，而感叹语气的“真”则要求表达的内容必须有极高的事实性，再如例(28b)中“真”出现在程度副词“比较”前，而感叹语气则排斥与程度副词共现。

语料中其他用作感叹语气副词的“真”与本文第三章分析的情况一致，整句全部为感叹句，如果在句群中，则是焦点信息部分，说话人通过“真”表达对某属性或形状的鲜明主观评价和态度。

- (29) a. 没回家看看还不觉得，回家一看，见农村日新月异地变化，金州却前不久才刚开始启动，很多人依然以传递小道消息为乐，以养红茶菌君子兰消磨光阴，这中间差距真大。

- b. 可他真郁闷，这种国营厂即使几周不生产，依然能维持一口气吊着不关门。若换作他们小雷家，三天不开门，他就得愁全村农民吃饭问题。这真他妈不公平。

例 (29a) 前几句描述了农村的巨大改变和金州的毫无变化，说话人得出了两者差距大的结论，并对此做出强烈的感叹。例 (29b) 也与此类似，只是说话人先在句群开头提出感叹，后面的一系列句子说明为何如此。因为感叹句要表达说话人的强烈态度，使用“真”的句子就很容易成为其他句子的核心信息。

3) 其他

本文研究对象的典型代表—与形容词共现的情况在《大江东去》整体的出现次数只有161次，因此可能无法全面观察“真”在其中的使用情况，我们又调查了北京语言大学的BCC语料库。在分析大规模语料库中“真”与形容词的搭配情况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主语是“我”时与“真”搭配出现频率最高的十个形容词分别是“高兴、幸福、开心、幸运、傻、笨、蠢、累、糊涂、倒霉”，都与“我”亲历后觉得意外的情况相关，而且表达消极意义的形容词的数量较多。

- (30) a. 看见你安全回来，我真高兴。
b. 今天我真倒霉，撞到头，感冒加重。

例 (30a) 中的“你安全回来”对“我”来说是未曾预期的意外信息，“我”与自带意外的“高兴”搭配就符合本人亲历且觉得意外的典型情况，“幸福、开心、幸运”等亦如此。任何人都不会一直处于“高兴”的状态，因此“高兴”本身隐含着意外性。一般有“高兴的事”才会产生“高兴”这种情绪，“高兴的事”也是说话人觉得意料之外或者值得关注的事。例 (30b) 中的“倒霉”这个词本身也隐涵非常强的意外之意，“撞到头，感冒加重”都是“我”本人亲历过的意料之外的情况，因此“我真倒霉”搭配也是毫无问题的，“傻、笨、蠢、累、糊涂”等亦如此。而且我们

的调查显示,当主语是“我”时,“真”后出现的更多的是具有消极意义的形容词,这很可能是因为一般具有消极意义的形容词更倾于是说话人遇到的未曾预料到的意外情况,除了上述的“傻、笨、蠢、累、糊涂”以外,常见的还有“烦、惨、坏、穷、失望、惭愧、难过、后悔、可笑、可怕、冲动”等,以及一些积极性意义形容词的否定形式,“不孝、不幸、不够勤奋努力”等,如:

- (31) a. 没勇气表白,我真弱。
 b. 女儿都愿意喊我爸爸,我真惭愧。
 (32) a. 好久没打电话回去了,我真不孝。
 b. 我真不够勤奋努力。

而与主语为“我”的统计结果不同,当我们不限制主语时,出现频率最高的十个形容词是“好、多、快、美、棒、不错、好看、可爱、开心”,它们均是表达积极意义的,与主语是“我”时主要与消极意义共现的情况完全相反,比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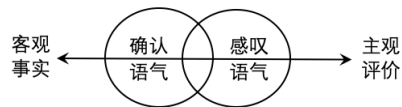
- (33) a. 老师,你真好。
 b. 那个女孩真好看。

例(33)的“你真好”,“那个女孩真好看”,对说话人来说,是在见到听者以前是没有体验到的情况,因此可以得到意外性的解读,不需要特别的情境也能成立。但若没有特别的语境,单看“我真好”、“我真好看”这样的句子时会觉得非常不自然,因为“我”对自己的外貌是会有基本的了解和把握的,觉得自己“好”、“好看”不属于意外情况,但当“我”突然做了一件平时不会做的好事,可能会发出“我真好”的感叹,或者某天穿了件漂亮的衣服,突然觉得自己比平时好看,发出“我真好看”的感叹就非常自然了。“我”与这些本身天然的排斥获得意外解读的形容词搭配时是需要特殊情境的,因此使用的频率会非常低。正确地意识到“真”用于感叹句时自然获得感叹句本身具有的传信性与意外性的属性,且梳理清楚其与主语和搭配形容词的关系,就能帮助我们正确地把握副词“真”的用法。

5. 结语

为了解释部分根据现有研究不能说明的“真”的用法，本文对“真”的性质和用法重新进行了考察和分析。首先总结了现有研究对“真”的定性，即语气副词的用法以及除此之外发展出的程度副词的用法，其中也介绍了近期从传信性和意外性角度对“真”进行的研究。然后根据一般语言学中关于感叹句的研究结果，对汉语的“真”进行了检验，发现它完全符合各项标准和条件。之后再将“真”与感叹句的常见成分“太”“多”等进行比较，发现它是一个最典型、语法化程度最高的表达方式，可以被认定为是汉语感叹句的典型标记。最后，从“真”在实际语料中使用的情况出发，发现其作为感叹句标记使用时具备的意外性属性对在句子中的使用产生了相应的限制。

综合全文的分析结果，本文认为现代汉语中“真”可以仅分析为语气副词，目前为止还没有成为程度副词。作为语气副词的“真”主要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确认命题为真的确认语气用法，表示确实如此，另一种是主观感叹某对象有某种特征或性质的感叹语气用法。这两种用法之间存在部分交叉，这时存在双重分析的可能，从主观性的强弱来看，形成了主观性由强到弱的连续统，确认事实如此时凸显说话人的直接证据为真，因此客观性较强，而表达感叹时虽然仍需依据直接事实证据，但凸显的是说话人的意外态度，所以主观性较强。可图示化如下图：



图二：副词“真”的用法分类

本文认为这种分析方式不仅能解决只将副词“真”定性为语气副词过于宽泛的问题，也可以解释为何语感上“真”好像表达的是程度高的意义，同时还可以解释它为何具备传信性和意外性，以及这两种属性之间的关系。另外，将副词“真”

细化为确认语气副词和感叹语气副词还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即不需要导入“传信”“意外”这些新概念，不需要罗列复杂的使用规则说明，仅从客观确认和主观感叹的概念就可以清楚地说明副词“真”的各种使用情况，成为更简单易懂的方式应用于汉语教学。

參考文獻

- 杜道流, <与“多(么)、太、好”有关的感叹句>, 《语言研究》第24卷, 2004年。
- 方清明, <再论“真”与“真的”的语法意义与语用功能>, 《汉语学习》第5期, 2012年。
- 郎大地, <受副词“多么、真”强制的感叹句>, 《语言研究》第1期, 1987年。
- 李杰, <现代汉语语气副词状语的祈使和感叹功能>, 《宁夏大学学报》第127期, 2005年。
- 李莹, <感叹句标记手段的跨语言比较>, 《汉语学报》第23期, 2008年。
- 柳真, 《现代汉语感叹表达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20年。
- 刘月华等,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
- 刘晓宁, <浅析“真+X”感叹句的结构及情感语义类型>,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2010年。
-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 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
- 金正勋, 金炫兑, <汉语感叹标记“多(么)、真、太”的三个平面研究>, 《한중인문학연구》제53집, 2016年。
- 井彦婷,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程度副词“真”研究》, 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8年。
- 史金生, <语气副词的范围、类别的共现顺序>, 《中国语文》第1期, 2003年。
- 王芸华, <多重范畴寄生的个案分析—以程度副词“真”为例>,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05期, 2020年。
- 颜红菊, <副词“真”的主观性分析>,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第13卷, 2010年。
- 张文贤, 张显 (2015), <副词“真”的主观性及其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汉语学习》第6期, 2015年。
- 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 学林出版社, 2000年版。
- 朱德熙, 《语法讲义》, 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
- 박정구, 소영, 박성하, 「유형론적 관점으로 본 중국어 사실성부사 '眞'과 '眞的

- '의 기능 확장과 그 범주적 특성', 『중국언어연구』제95집, 2021.
후박문, 『한국어 진실성 부사 연구』, 서울대학교박사학위논문, 2021.
- Badan, Chen, Exclamatives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Vol. 24, 2015.
- Retz, A degree account of exclamatives, Proceedings of SALT 18, 2009.
- Retz, Exclamatives, Degrees and Speech Act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Vol. 34, 2011.
- Searle, Speech Ac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Zanuttini, Portner,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exclamative clauses in Paduan, *Language*, Vol. 76, 2000.
- Zanuttini, Portner, Exclamative clauses: at the syntax- semantics interface, *Language*, Vol. 79, 2003.

Abstract

On the Adverb Usage of ‘zhen’ — Focusing on Exclamatory Usage

Liu Yafei · Guo Xingyan

As a basic word in modern Chinese, ‘zhen’ has become a common object in ontological research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However, the studies still encounter certain shortcomings, particularly in explaining the students’ errors. Based on prior research resul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dverb usages of ‘zhen’, and believes that it is a modal adverb and does not have the usage as a degree adverb. The functions expressed by ‘zhe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confirmation and exclamation. The former confirms that a situation is true, while the latter exclaims that a situation exceeds the speaker’s expectations. Due to the nature of exclamatory sentences, the situation expressed by the sentence must be something that the speaker has personally experienced, and the situation must be very significant or noteworthy. Therefore, it is easy to mislead us into misunderstanding that ‘zhen’ is a degree adverb.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between ‘zhen’ and ‘tai’, ‘duo’, it can be counted to be a typical marker of exclamatory sentences.

Key words : modal adverb, exclamative, evidentiality, mirativity, degree implicature

투 고 일 : 2025. 1. 10. / 심 사 일 : 2025. 1. 15.~ 2025. 2.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5. 2. 20.
--